

一个经典的期货故事，一个期货老人的苦口忠告

维奥莱塔放下电话就下楼找报纸去了。

她买了五六种报纸，然后挨个查找有关金融培训方面的广告。她把这些广告的地址和电话记下来，挨个打过去。当维奥莱塔把所有的电话都打完后，她迷惑了，因为几乎每家培训中心对她的问询都异常热情，介绍都很详尽，并且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完全能让学员在最短时间里获得进入这个领域并且制胜的法宝，似乎赚钱就是指日可待，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只有一家除外。这家培训广告在报纸的一个很小的角落，而且不是什么中心，从广告看似是某个个人的招生行为。维奥莱塔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对方是一个声音粗重的老年男人，从他不是很连贯的语句中可以听出他似乎刚才睡醒。

“你是想成为期货专家，还是想成为赢家？”对方劈头就维奥莱塔问。

维奥莱塔没明白对方的意思，于是问：“这两者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就在于前一个是羊，而后一个是狼。”

“不懂！我还是不明白。”

“假如你是想在这个行当混口饭吃，成为一名年薪二十万的专业人士，那么就做前者。而如果你不是为了找工作，不想挣踢不倒的钱那么就是后者。”

“什么叫踢不倒的钱？”

“就是说那种不稳定的钱，今天可能有，明天或许就没有。也就是说这钱不是薪水或者佣金，而完全是靠冒险和赌博而得来的钱。”

“哦！是这个意思。”维奥莱塔这次明白了对方话中的含义了。她想了想，感觉这个人是一种另类的、完全不同与其他那些培训中心的人的口气。她喜欢这种口气，“蓝点”教会她一种能力，就是对异类的嗅觉。

“你现在有多少学生？”维奥莱塔问。

“一个也没有！”

维奥莱塔听了对方这话吸一口凉气，她惊讶对方的坦诚相告。

“你真没一个学生吗？”

“是的！”

“那你能介绍某个你曾培训过的学生，让我了解一下你的能力吗？”

“没有，我从来没招到过学生。”

“哦！这样——”维奥莱塔开始对这个人的能力打了个大大的折扣。“我能冒昧地问一句！你在期货市场做得成功吗？”

“我是个失败者！”

“既然如此你如何能让我信服你能让我学到真本领呢？”

“这个我不保证！”

“哦！是这样，那我还是考虑一下吧！”

“好吧！你考虑吧，拜拜！”说完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维奥莱塔放下电话后继续给其他中心拨电话，但却都没有这个人那么让她心神不定。他太直白了，维奥莱塔心里想，他完全不是一个生意人的样子来诱惑我让我去他那里学习。维奥莱塔在这个人的电话上画了个圈。然后点燃一支烟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步。

“如何选择？”维奥莱塔问自己，“是按照常规去那些大中心去学习呢，还是冒险去一个从来不曾带过学生，而且是个失败者那里去学习。这真是一个很难决定的事情。”

整个晚上维奥莱塔都在思索。最后她决定先去大中心看一看，了解了情况后再做决定。第二天，维奥莱塔按照地址去了三家大的培训中心。她在那里受到热情的接待，同时给了她很多宣传小册子。维奥莱塔回到家后把这些小册子研究了一番，她画定了一家，然后心满意足。她认为自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于是开始动手做晚餐。她吃完饭后看了一会电视。可逐渐她又被另一个声音呼唤，那声音在她脑子里不断萦绕，好像总是在督促她去回忆昨天那个与她通电话的人说得话似的。

“难道我的选择是错的吗？”维奥莱塔问自己，“我是否应该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呢？”

维奥莱塔很烦恼，她一方面被那人捉摸不定的回答所吸引，另一方面又因为强大的世俗的惯性所拉扯。她犹豫了很久后决定再打个电话给那个人。

“又是你！”对方听到她的电话后懒洋洋地说。

“是！我说实话吧，我现在拿不定主意是否该跟随你还是按照正常人的逻辑去听那些正规中心的课。”维奥莱塔说。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去正规中心听课。”

“为什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给我信心来成为你的学生吗？”

“我相信命运，我不会刻意去做别人本不愿意或者不是心甘情愿做的事情。”

“假如——”维奥莱塔喘口气说，“假如我做你的学生，你将如何安排对我的授课呢？”

“这我没想好！”

“哦！你难道就没有一个授课大纲或者讲稿什么的？”

“坦诚地说我没有。”

“那么你将以什么方式给我讲课呢？”

“这个我说不清。”

维奥莱塔眉头越皱越紧，她简直无法相信这个人在报上登广告的目的到底是不是为了招学生挣钱。

“你的授课费是多少？”

“我不知道，你随便给吧。”

“这样！我坦白地说，我现在只有 700 美元，我必须用这些钱在纽约坚持三个星期。”

“哦！看来你是个交不起学费的学生。”

“你的意思是说即便我要去也无法付起你的授课费？”

“我想是这样。”

“假如我帮你做家务什么的，你能答应用这种方式交换吗？”

“做家务？”对方沉默了片刻，“我似乎还没奢侈到请钟点工的地步，但也不是不能接受。你能做什么？”

“我可以为你打扫房间，为你做午餐或者晚餐。”

“我冒昧你问一句，你有工作吗？”对方突然向维奥莱塔提了个令她意外的问题。

“没有！”维奥莱塔迅速地回答。

“你收入从哪来？你如何支付在纽约的开支？”

“父母每月给我一千美金。”

“哦！是这样一，好吧！反正我看样子也招不到学生。与其就手作罢还不如收你这个免费的学生。但我每星期只能有三天时间给你讲课，而且只能是晚上。”

“为什么？白天不行吗？”

“白天我有其他的事情做。”

“这样！”维奥莱塔想了想，然后用咨询的口气问：“你真如你说得那样在期货这行当很失败吗？”

“是的，千真万确。”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很怀疑你是否能让我有所收获。”

“这个你请自便，我不强求你来听我讲课。”

“你叫什么？”

“杰西·克罗尔。”

“我叫维奥莱塔·蒙蒂利亚。”

“哦！你好，蒙蒂利亚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睡觉了。”对方打着呵欠用冷淡的口气说。

“哦！那好吧！再见！”维奥莱塔放下电话，凝神静气想了一阵，她逆反心理越来越重，尤其是对方对她这种冷淡态度更加加重了她的逆反心理。假如对方很热情，那也许会让维奥莱塔立刻打消去拜师学艺的念头，可就因为对方这么冷淡傲慢反而让维奥莱塔有一种冲动。

她又把电话拿起来打了过去。

“请问你明天晚上在家吗？”维奥莱塔问。

“在！”

“我如何找你呢？你的地址在哪里？”

“皇后区某街某号。”

维奥莱塔用笔把地址记下来。她放下电话后看着地址想了想，然后摇摇头。心里说：“皇后区，这个人一定住在贫民窟里。”维奥莱塔越来越觉得自己热衷于拜这个人为师有点荒唐。第二天早晨，维奥莱塔又去了另外几家培训中心。之后她在街上早早吃了晚饭，坐地铁前往皇后区。皇后区是纽约穷人住的地方，黑人和有色人种很多，而且治安非常不好。

维奥莱塔找这个人住宅花了一番心思。在天还没黑以前终于找到了那所住宅。这是一个只有五层高的老公寓楼，墙壁都已经残破斑驳。门前大街上到处垃圾和被偷掉轮子的汽车残骸。维奥莱塔推开公寓楼门，上了三楼。她巡视了一遍，找到要找的房间，然后按动门铃。一阵，她听到里面有人缓慢走动的声音，接着门被打开。在门口出现一个乱蓬蓬花白头发，脸上到处都是皱纹的老头。

“是克罗尔先生吗？”维奥莱塔问。

老头上下打量了一下维奥莱塔，然后点点头，他把门开大，让维奥莱塔进来。

“你随便坐吧！”克罗尔先生此时还穿着睡袍，似乎刚起来。

维奥莱塔在客厅一个破旧的沙发上坐下来，环顾四周。她此时有点后悔了，对自己做出这种鲁莽的决定后悔了。

“东西都在冰箱里，晚饭按照你的心思去做吧！我还要去躺一会。你做好了叫我。”克罗尔先生吩咐完立刻进了卧室。

维奥莱塔先是听到克罗尔先生上床的声音，之后没多久就是老头的呼噜声了。

“不可思议。”维奥莱塔心里说，“这是个什么人？连最起码的一点对客人的礼貌都没有，而且还不怕她是个贼。唉——，也许他根本就没把我当学生，而是

他不花钱雇来的佣人。”维奥莱塔有点无可奈何。她把包放在沙发上，走到厨房，打开冰箱。冰箱里东西塞得满满的，看来老头很少出门，一次的采购就足以应付两个星期的生活了。

维奥莱塔卷起袖子，按照最快的速度，最简单的方式做了一顿晚餐。她耐着性子干完，她觉得既然来了不见识一下克罗尔先生的本事就离开太失败了。

晚餐做好后，维奥莱塔敲卧室的门喊克罗尔先生起来。过了一阵，老头揉着稀松的眼睛出来。这次他没有再穿睡衣，而是换了裤子和衬衣。老头坐到餐桌前，示意维奥莱塔也和他一起享用。维奥莱塔摇摇头，说：“我来之间吃过晚饭了。”

“哦！”克罗尔先生点点头，然后一个人吃了起来。他一直默默地吃着，并不理会一旁坐着的维奥莱塔。似乎维奥莱塔不存在一样。老头对维奥莱塔的晚餐做得如此简单并不在意。他似乎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

克罗尔先生花了半个小时结束了晚餐。之后餐具被维奥莱塔收到厨房里。维奥莱塔懒得去再理会那些餐具，她洗了手走了出来。此时克罗尔先生已经回到客厅。他点了支雪茄，呛人的烟雾在客厅里飘散开来。

“坐吧！”克罗尔先生见维奥莱塔来到客厅，于是示意维奥莱塔坐在沙发上。

维奥莱塔坐下来，然后盯着克罗尔先生，她在等对面这个老头给她的第一堂课。老头望着天花板，嘴里的雪茄抽个不停。两个人谁都不说话，空气中飘荡着寂静。过了大约有五六分钟，克罗尔先生终于开口了。

“在我开始教授你这种魔鬼的技能以前，你必须了解到以下一些事情。”克罗尔先生语音缓慢地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最复杂，最不可预测的事物就是期货趋势。任何一门职业都比不上这个行当来的疯狂……”克罗尔先生盯着一面墙，那目光似乎延伸到无穷远处。

“我这里不会给你讲期货到底是什么，它做什么用，它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这些没用的东西。我要告诉你的事你应该永远不会从其他人嘴里听到，也许是你一辈子都不可能领悟到的东西。”克罗尔先生抽了口烟，停顿了片刻，继续说“期货，它就像一种有生命形态，像生物孢子一样细微而又有活力的东西。人和它的关系就如同你用显微镜看载玻片上的溶剂一样，你是在用一个高级的世界的目光来看待低级世界。那些低级世界的生命在你眼里就像是一个被与外界隔离的花园，你似乎能看清他们一切活动。”克罗尔先生此时像是给自己说话，而不远处沙发上的维奥莱塔则像不存在一样。

维奥莱塔静静地听，当克罗尔先生开始专注于自己的独白后，维奥莱塔就被对方类似神话般的叙述所吸引，她不再去想其他事情了，来时的烦躁情绪消失无踪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死亡。”克罗尔先生说，“任何一个生命都逃脱不了，而那些有魔力的孢子也一样逃脱不了。作为一个观察者一定要清醒地知道那些孢子是另一个世界的生命，是脱离开观察者生命的自由存在。所以观察者只能去认识和发现它，却无法干预和左右这些孢子。也就是说，人永远不能左右那些孢子的活动。当我刚开始步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当我最开始作为观察者认识这些孢子的时候，我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左右大局。但经过与这些孢子四十年的交锋后，我才明白我左右不了它们。我永远只能是个观察者，而不是个控制者。”

克罗尔先生喘了口气，低下头冥想了一阵。然后继续说：“你可能对我这种叙述感觉费解，从而理不出头绪。实际上我的叙述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表露，很多时候需要你去把握我思想中的火花，那些真知灼见。有些东西我是叙述不准确的，

需要你有智慧去破解它。现在我们继续谈孢子吧——”

“一个观察者必须了解自己和孢子之间的相互地位，绝不要去试图做控制者，永远把自己当作观察者。在这个过程中有三点原则需要注意：第一，孢子是有生命的，是活的。它是能够躲避，并有能力随着环境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而灵动的。也就是说孢子不具有稳定的形态，对孢子过去的认识不能预测将来。当观察者了解到孢子的新形态后，孢子同样也了解到它被观察者所认识，于是变异就发生了。孢子一定会趋向于向观察者未知的方向去变异。它具有足够的智慧防止观察者捕捉到它的灵动规律。所以，孢子的第一个认识就是它的永恒变异性。第二，孢子不可捕捉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通俗的讲就是不可掌控性。观察者不能单独把一个孢子从众多孢子中分离出来，当你把一个孢子从#体分离开后，你会发现其他所有的孢子也都消失了。也就是说，孢子的#体和个体是统一的。孢子无所谓单个，也无所谓多个，孢子是一种即存在又虚无的生命。第三，孢子的单纯性。孢子就是孢子，它不代表任何事物，任何事物也不代表它。孢子单纯到只遵循一种规律，除这个规律外任何的表象都是虚假的镜像。也就是说孢子反映的是整个世界的本原。不要用复杂的理论去表述孢子，越精细的表述越背离孢子的本质。”

克罗尔先生不去管维奥莱塔这个虽然天资聪颖，但却知识量并不多的女孩是否能听懂，他继续用几乎魔怪般的语言讲课。这种场景假如被一个不了解真相的人看到真以为是在做某种宗教传道。

“能告诉我孢子遵循的规律是什么吗？”维奥莱塔轻声问。

克罗尔先生转过脸，定定地看着维奥莱塔。片刻，问：“你知道期货市场有名的汉克·卡费罗、贝托·斯坦、迈克·豪斯吗？”

维奥莱塔摇摇头。

“汉克·卡费罗是美国证券史上最著名的资深分析师，曾创下连续 22 月盈利不亏损的纪录；贝托·斯坦曾是华尔街创下一单赚取十亿美金的人；而迈克·豪斯则七年雄居华尔街富豪榜第一。”

“哦！”维奥莱塔点点头。

“但你知道他的结局吗？”

维奥莱塔又摇摇头。

“汉克·卡费罗死时身上只有五美元，贝托·斯坦被几百名愤怒的客户控告诈骗而入狱十年，出来时一文不名，而迈克·豪斯更惨，他在四十五岁就破产多次了。”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操作成功的概率总是远远高于众人。但奇怪的是他们九十九次成功积累的金钱却没能经受住一次失败打击造成的损失。”

“为什么会这样？”

“你要问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试图去控制孢子。他们都认为自己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预测孢子变异的方案。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看看汉克·卡费罗曾经写过的一本有关期货理论的书籍，叫《期货市场黄金技术分析》，书很有名，至今都是期货界人士的必读书。到现在为止很多期货精英依然推崇那种最终只能是失败而绝不会成功的东西。”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些人的失败是源于他们的理论，是这样吗？”

“对！当他们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的时候，失败就注定了。我曾说过，孢子是一种智能生命，它具有向观察者未知的方向变异的趋势，而且它总是向观察者未知的方向变异。当它意识到观察者看透了它的真相后，它一定会发生变异，从而让观察者总结的理论失败。”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观察者不把经验上升到理论，那么孢子就不会发生变异，对吗？”

“你说的对！当观察者不试图用规律去解释孢子的时候，那么孢子同样也无法预知自己被观察者认识。也就是说，道在不长高的同时，魔也不会长高；但是道如何试图要超过魔的时候，魔必然要长高。”

“那么该如何应对这种状况呢？如果道不能战胜魔，那么如何在这个游戏中成为赢家呢？”

“是啊！如果道不能战胜魔，如何成为赢家呢？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本质的问题。要我说任何一个从事这个职业的人都有一件事是一致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贪婪！”

“贪婪？这个我想是人的本性。”

“对！是人的本性。就是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所以人总是要想试图用战胜魔的方式来成为赢家。但实际上成为赢家的简单、有效和唯一的方式只有一种。”

“是什么？”

“失败！”

“不明白！”

“道理很简单，魔不可战胜，但却可以战而失败。要想成为赢家就要从失败中找，而不是从胜利中找。”

“我还是不明白。”

“你读过历史吗？”

“读过，很少！”

“你应该知道，历史中很多例证都能证明胜利者往往会很快丧命，而失败者却最终成赢家。”

“这为什么？”

“因为失败者会选择变异，而胜利者却仰仗胜利而拒绝改变。这就是本质原因。”

“变异因失败而产生，而非胜利而产生。是这个意思吗？” 维奥莱塔问。

“是！就是这个意思。大到民族、国家，小到单细胞的生命都是如此。”

“有因失败而最终成不了赢家的吗？”

“当然有，但从概率上来说，赢家一定只能从失败者中诞生而非胜利者。”

“那么这种观点如何运用到期货上呢？”

“只要你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运作就行了。”

“最简单的运作是什么呢？”

“就是用众多小的失败来赢得大的胜利。”

“不明白！”

“我来告诉你吧！这个道理就是用小损失积攒大胜利。用九十九次损失一百

美金的方式来换取一次盈利一万美金去运作。”

“这样，那我操作一百次才赚了一百美金呀！”

“是啊！看起来一百美金很少，但你要知道当你用九十九次失败来换取一次成功的时候，你几乎不可超越的。这种方式可以永远持续，直到你成为最终的赢家。当然一百次仅仅是一个比喻，在实际中这个数字是不定的，不要拘泥于我表述的形式。”

“我能问个问题吗？” 维奥莱塔问。

“问吧！随便问。”

“你说过你不是个赢家。既然你知道赢家秘诀为什么不是赢呢？”

“是！我为什么不是呢？原因就在于我的性格中总想走捷径，不愿意用那么多次失败来换取最后的胜利。我曾坚持过两年，我一直是小赔积攒大胜，可当我每一次大胜利后，我总是想快速地度过小赔难熬的阶段，后来在我赚了很多钱后，我就天真地以为不通过这种笨拙的方式，而用那些眼花缭乱的分析图表也可以达到目的，其结果是我把以前所有的辛劳全部葬送掉了。”

“我想问你个问题，假如你现在有一百万美金，你会成为赢吗？”

“我想我不可能了，我老了。我不想再去做这种无聊的游戏了。”

“那么假如我有一百万美金，你可以指导我如何做吗？”

“我想我也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贪婪和欲望，这种两个东西会让我送命。”

“哦！明白了。但你作为我的老师是可以的，对吗？”

“是！”

维奥莱塔把克罗尔先生的话在内心又重新思考了一遍，感觉克罗尔先生的话的确值得她回去好好研究一番。一阵一个令她疑惑的问题浮现在脑海里，她问：“克罗尔先生，你为什么在电话里回答我咨询时并不热情，似乎并不在乎我做你的学生？”

“我并不缺钱，其实我还有一点存款，足够我养老的。我招学生仅仅是想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人忍受我这个老头子的偏执和傲慢。”

“哦！这样，我就是你那个能忍受你偏执和傲慢的学生，对吗？”

“是啊！能选择我而不去选择那些有名的培训中心的人一定在思维方式上与众不同，这是做我学生的首要条件。”

——全文完